

## 適性教育，從傾聽開始

陳宗宏\* 學生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

這學期因為參與教育部補助的師資生精進計畫，有幸能以師資生的身分，進到教育現場。以這樣的身分面對一群特殊的學生，更教筆者深深地感受到自我對於教育的認知與想像，正在不斷地被衝擊與調整。

起初得知這個計畫的教學對象，是一群學業低成就、類妥瑞氏症、學習障礙傾向，或有其他特殊狀況的學生時，除了如新手教師一般，有迫不及待想要透過行動力，實踐教育理念的熱忱外，更多的是伴隨毫無經驗所帶來的焦慮，與擔憂自己無法帶給學生生命改變或啟發的憂心。起初由於學生的背景特殊，筆者時常盯著學生的基本資料，想像要怎麼做才能啟發他們、教育他們。直到站在臺上，才發現再多的想像，都比不上學生無心的一句話、一個舉動真實。這也促使筆者思考，自己究竟帶著甚麼眼光和心態，在看待「學業低成就」、「學習障礙」，以及這些背景對於他們生命的影響？對他們的生命樣貌，又存有甚麼樣的想像？是不是因著這樣的想像，而化約了對於他們的認知，如此一來，還能傾聽他們內心的聲音，看見最真實的樣貌嗎？

我開始放下過多的假設，並嘗試在課堂裡面，與協同教師一起引導學生做出進一步的生命對話，一起覺察自我的生命樣貌。在某次課堂活動上，請學生畫下一棵樹，並在樹的左邊寫下令他感到負面的生活經驗，右邊寫下令他感到正面的生活經驗。學生所寫下的每一個內容，彷彿是他們拋出的珍貴線索，也是教育的透視鏡，以此看見學生如何詮釋他們的生命歷程，而這些看似零碎的微小事件，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成長，養成他們的人格。包含被認為有學習障礙傾向的學生，在樹的左邊寫下了「老師好可怕，一天比一天還可怕」，或者是那位有類妥瑞氏症傾向的學生，在左手邊寫下了「無法改掉自己的脾氣」、「考試最後一名」、「常常被罵、被同學嗆」、「沒有爸爸」，卻同時在右手邊寫下「謝謝老師的教導」、「有媽媽照顧我」。

\*本篇通訊作者：陳宗宏，通訊方式：yeahliberal4721@gmail.com。

讀著學生的學習單，一張薄薄的紙，卻因為承載學生們的生命歷程，而有不凡的重量。對於學生所經歷過的種種，無論是對於學習的懼怕、面對情緒管理的困難、從師長或同學得來的負面評價，甚至是家庭的殘缺所帶來的影響，都並非以一己之力，能在短時間改善。在教學現場所能做的，並不是急著給一個美好的想像，以一種權威的姿態，詳細地建議每一件事情的解決方法，而是成爲一個謙卑的聽眾，用心去傾聽學生的生命，渴求自己能夠在這些文字裡，看見他們生命的本質，引導他們思考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也唯有先學著傾聽學生的生命歷程，從而破除社會加諸於他們的化約認知，適性教育才有了根本的基礎。

回頭看教育的現場，有太多的機會在不自覺的狀態下，化約了每一個獨特的靈魂與生命。尤以社會充斥著許多標籤，無論透過家庭、資源及資本、階級，甚至是成績，或者對於弱勢、特定文化、成就高低的想像。當以一種標籤或既定表象來認識一個學生，放棄對於生命脈絡的追尋，或者對於大眾以標籤來認識或定位一個學生的價值時，予以漠視，即在強化這樣單一的標籤。當這樣的強化與日俱增，老師甚或其他人，對於學生的認識就容易被一種既定印象給制約，從而使得學生的獨特之處無法完整體現，更無法正視適性教育的問題核心。如果在這樣的基礎上，急著加諸各式各樣的多元課程於學生身上，並且認爲如此能夠徹底落實適性教育，筆者認爲可能有本末倒置的疑慮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多元課程的建置確實可被視爲一種多樣的資源引入，也具備一定適性教育的功效，但若缺乏傾聽與學生需求評估作爲前提，則可能會成爲變相的資源浪費。文化、階級、資本等因素，著實影響孩子的教育，但當社會認爲原住民就是善於歌唱，因此要安排相關課程才能落實適性教育，抑或在面對有學習障礙傾向的學生時，認爲學習障礙就是一種病症，而不去思考學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傾向，是否根源於在過去的學習上，有過多的負面經驗，而造成抗拒學習的結果時，即是對某種標籤進行認同強化，如此一來，所做出的適性教育，想必有其缺失，也無法真的「適性」。

然而在教育現場，一名老師同時面對這麼多位學生，要傾聽每一位學生的內心，並非簡單之事，但隨時保持傾聽者的姿態，卻是可以努力的方向。也正是因爲細膩的傾聽並不容易，教育才有了目標，以及實踐它的崇高價值。

筆者認爲好的老師，是好的傾聽者，但傑出的老師，是可以在傾聽學生的同時，也讓學生傾聽自己的人。傾聽是師生間的橋樑，當老師不願從傾聽做起，師生就像是兩座隔絕的孤島。而當生命的交流開始時，教育也會被啓動，透過生命故事的傾聽與分享，我們有機會了解不同的生命樣貌；透過謙卑的傾聽，學生得以感受到自己的真實樣貌會被全然接納。唯有如此，才有機會理解學生，適性教育才有了基礎，我們也才能引導學生，以最真實的樣態，去追尋屬於自己的舞臺。

從傾聽，到適性教育的落實，再到自我的實現，是個漫長的歷程，但教育所追求的並不是當下的果實，而是心裡的種子，因為教育是場漫長的投資。陪伴學生成長的歷程，不見得能親眼見證學生因為自己的付出，而有多少生命的轉變，但仍然願意去相信，每個人生命的蛻變，都有它的時候。而老師們所付出的種種，即是在學生的心上種下一顆顆種子，經由時間的澆灌就有萌芽，甚至蓊鬱成樹的希望。即便並不是每一顆的種子都有機會萌芽，但只要有任何一絲希望，便不會停止行動。因為老師，是全心祝福別人的志業，用生命感動生命的志業，所以就算過程有歡笑，也有淚水，但只要知道自己為何而做，內心深處那不曾遺失，溫柔而堅定的信念，總會在徬徨挫折的時刻，提點自己是何以走到今天，也幻化成燭火，在黑暗之中帶領著自己，為了學生繼續無懼地向前走。